



告诉狼们我回家了

Tell the Wolves I'm Home

[美]卡萝·瑞夫卡·布朗特 著

张源 译

“你离开家的时候不要害怕，你家的门永远开着，钥匙放在门边。
狼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它们会保护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告诉狼们我回家了

Tell the Wolves I'm Home

[美]卡萝·瑞夫卡·布朗特 著

张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诉狼们我回家了 / (美) 布朗特 (Brunt, C. R.) 著;
张源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11-3748-8

I. ①告… II. ①布…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43005 号

Tell the Wolves I'm Home by Carol Rifka Brunt
Copyright © Carol Rifka Brunt, 201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Silverman c/o Foundry Literary + Media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3-41

告诉狼们我回家了

Gaosu Langmen Wo Huijia Le

[美] 卡罗·瑞夫卡·布朗特 著 张源 译

特约监制 孙淑慧
特约策划 钟 楼
责任编辑 张庆宁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0千
版 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48-8
定 价 32.8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001 *chapter 1* 槲寄生
- 010 *chapter 2* 时间的皱纹
- 013 *chapter 3* 未完成的画
- 018 *chapter 4* 芬恩舅舅没了
- 021 *chapter 5* 得知
- 024 *chapter 6* 葬礼
- 032 *chapter 7* 中世纪的树林
- 034 *chapter 8* 聚会
- 040 *chapter 9* 教父
- 042 *chapter 10* 装裱
- 048 *chapter 11* 最好最好的人
- 052 *chapter 12* 约见信
- 054 *chapter 13* 特殊的朋友
- 060 *chapter 14* 他是凶手
- 067 *chapter 15* 游离
- 072 *chapter 16* 新闻

079	chapter 17	价值连城的画
082	chapter 18	回忆里定格的镜头
087	chapter 19	树林里见
089	chapter 20	我想成为那个最后的人
090	chapter 21	他站在画中
099	chapter 22	我们正在一个故事里
110	chapter 23	安魂曲
113	chapter 24	钥匙
117	chapter 25	圣母雕像
120	chapter 26	游乐园
135	chapter 27	梦中的狼群
139	chapter 28	负空间
145	chapter 29	你可以把我剪掉
149	chapter 30	如果他再多活几个月
152	chapter 31	嫉妒·谁的蝴蝶
166	chapter 32	帮我照顾好他
171	chapter 33	无所适从

179	chapter 34	她非常优秀
181	chapter 35	母亲的用意和真心
188	chapter 36	我们多么想念他
207	chapter 37	冰释·约定
210	chapter 38	三个人的痕迹
213	chapter 39	往事
221	chapter 40	不会太久是多久
234	chapter 41	我也很害怕
245	chapter 42	他们曾经就像我们一样
250	chapter 43	愚人节
255	chapter 44	心底的贪婪
264	chapter 45	失望
266	chapter 46	我所有的秘密和希望
276	chapter 47	编日记
282	chapter 48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
284	chapter 49	拼图
287	chapter 50	她的绝望与孤独

291	chapter 51	帮我照顾好她
297	chapter 52	画中密语
303	chapter 53	没人知道我们的故事多么悲伤
316	chapter 54	多想让时间停止
328	chapter 55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333	chapter 56	她是一座孤岛
338	chapter 57	为了你
344	chapter 58	雨夜
355	chapter 59	我们终于坦白
363	chapter 60	金色
365	chapter 61	再也见不到他
370	chapter 62	无人接听
372	chapter 63	托比亚斯·埃德肖
379	chapter 64	他是我们两个人的初恋
394	chapter 65	我又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400	chapter 66	只有我知道



那天下午，芬恩舅舅正在给我和姐姐格蕾塔画像，因为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那时候我已经明白，我不可能等到长大后再搬到芬恩舅舅的公寓里，和他一起共度余生了；那时候我已经不再认为，得艾滋病是什么大错。芬恩舅舅第一次要求我们去的时候，妈妈没有同意。她说她总觉得有点害怕。因为一想到我们俩坐在芬恩舅舅装着大窗户的公寓里，被薰衣草和甜橙的香气围绕着，想到芬恩舅舅每次看我们都像是在看最后一次，她就觉得无法忍受。而且，她说，从韦斯切斯特北部一直开车到曼哈顿太远了。她双手叉在胸前，盯着芬恩舅舅漂亮的蓝眼睛说，最近实在没时间。

“那跟我说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吧。”芬恩舅舅说。

就是这句话打败了妈妈。

现在我已经15岁了，不过那天下午我还是14岁，格蕾塔16岁。那是1986年12月底。过去六个月里，我们每个月都会找一个星期天下午去芬恩舅舅那儿。每次都是妈妈、格蕾塔和我去，爸爸从来不去。他不去是对的，他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我坐在小汽车的最后一排，格蕾塔坐在我前面一排。我设法这样坐，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盯着格蕾塔看而不被她发现。观察别人是个好习惯，不

过你必须小心，千万不能让别人抓到你在盯着他们看。否则，他们肯定会像对待一级罪犯一样对待你。或许他们那样做是对的。或许非得从别人身上看到别人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犯罪。至于格蕾塔嘛，我喜欢看她乌黑油亮的头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还有，她的眼镜腿末端像是滑落时藏在耳后的两滴清泪。

妈妈打开了KICK电台，这是一个乡村台。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乡村音乐，但有些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些人用心演绎的歌声会让你想到一个古老的大家族在后花园里举行烧烤聚会，或是孩子们乘着雪橇滑过积雪的山坡，还有感恩节的盛宴。多么充满生气的画面啊！所以妈妈喜欢在去芬恩舅舅家的路上听。

去曼哈顿的路上我们都不太说话。只有汽车飞快地滑动和低柔的乡村音乐声，还有灰色的哈德逊河和河那边灰色笨重的新泽西。路上我一直看着格蕾塔，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不会太想念芬恩舅舅。

我们上次去是11月一个下雨的星期天。芬恩舅舅一直都很瘦——就像格蕾塔和妈妈，还有我所希望的自己——但最近他却瘦得只剩皮包骨头，样子有些吓人。他所有的皮带都太大了，所以他开始把一条鲜绿色的领带系在腰上。我盯着那条领带，想知道他最后一次系它会是什么时候。我试着想象什么样的场景才适合这么明亮耀眼的东西。突然，正在画画的芬恩舅舅抬起头来，画笔在空中挥了一下，对我们说：“很快就结束了。”

格蕾塔和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画还是自己的生命。后来回到家，我告诉妈妈说他看起来像是个泄了气的气球。格蕾塔则

说他看起来像是困在灰蜘蛛网里的一只灰色小虫。什么事到格蕾塔那儿都会更美一些，就连她表达的方式也是如此。

现在是12月了，圣诞节前一周，我们堵在乔治·华盛顿桥附近。

格蕾塔从她的座位上转过身来看我。她冲我狡猾地笑了笑，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些槲寄生^①。

前两年圣诞节的时候她也这么干过，拿着一块槲寄生到处晃，然后突然扑到别人面前。她把它带去学校吓人，同时也在家里吓我们。她最喜欢搞的恶作剧就是偷偷跟在爸妈后面，然后跳起来把槲寄生举在他们头上。我们的父母是那种不会在外面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以格蕾塔喜欢逼他们流露自己的感情。在车上，格蕾塔在空中挥舞着槲寄生，一下子冲着我的脸扫过来。

“竹恩，你等着，”她说，“我要把这个举到你跟芬恩舅舅头上，那时你会怎么办？”她微笑着等着我回答。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要么不得不对芬恩舅舅很不友善，要么就会冒着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她想看我怎么抉择。格蕾塔知道芬恩舅舅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朋友。她知道他带我去艺术画廊，教我怎样用手指沿着铅笔线擦才能使我画的人物面部更柔和。她知道她不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耸了耸肩：“他只会亲亲我的脸颊。”

但是我虽然这么说了，却还是想到现在芬恩舅舅的嘴唇总是干裂得像一片片碎屑。有时裂开的地方还会流血。

① 槲寄生：一种寄生植物，一般会被当作圣诞树上的装饰。依美国传统，在槲寄生下的情侣要接吻。

格蕾塔斜靠过来，胳膊放在座位的靠背上，说：

“对，不过你怎么知道亲一下的时候，细菌不会通过你脸上的皮肤渗透到身体里呢？你怎么能确定它们不会以某种方式通过你张开的气孔进入你的血液呢？”

我不知道。而且我不想撒谎。我真的不想变得像芬恩舅舅那样苍白阴郁。

我又耸了耸肩。格蕾塔转过身坐在了座位上，但即使是只看她的背影，我也知道她在笑。

我们行驶在市区街道上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雨夹雪，一些小冰雹敲打着我们的车玻璃。我努力想找一些美好的事情来反驳格蕾塔，让她明白芬恩舅舅永远都不会将我置于危险之中。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格蕾塔不知道的关于芬恩舅舅的事。比如，他用他的方式让我知道，给我们画像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第一次去他那里让他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等妈妈和格蕾塔先去了客厅后，芬恩舅舅家公寓门内狭窄的走廊上就只剩下我俩了，他把他那漂亮的小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靠过来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我的小鳄鱼，这些星期天里跟你在一起，我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奢望呢？”

但这些都是我永远都不能告诉格蕾塔的。于是，当我们到达昏暗的车库，从车里出来以后，我脱口而出：“不管怎样，皮肤是防水的。”

格蕾塔轻轻地关上车门，然后从车子后面绕到我旁边。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了我几秒钟，盯着我臃肿、笨拙的身体。她把背包带朝她那麻雀似的瘦肩膀上拽了拽，然后摇了摇头。

“那就相信你愿意相信的吧。”她说，转身朝楼梯走去。

但这是不可能的，格蕾塔知道。你可以努力尝试去相信你所愿意相信的，但这样做根本就没用。你的大脑和心决定了你会相信什么，就是这

样，不管你喜不喜欢。

在芬恩舅舅家的几个小时，妈妈通常都是待在厨房里，用芬恩舅舅漂亮的俄罗斯茶壶为我们沏几壶茶。茶壶的颜色是金色、红色和蓝色相间，侧面雕刻着一些跳舞的小熊。芬恩舅舅说那个茶壶只用来招待他最喜欢的人。我们到那儿的时候，茶壶总是在等着迎接我们。芬恩舅舅画画的时候妈妈从来不离厨房。我们在客厅里可以听到她在整理芬恩舅舅的橱柜。她把瓶瓶罐罐、盘子、杯子全都拿出来，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去。每过一会儿她就出来给我们换一次茶，茶水总是凉掉，因为芬恩舅舅在忙着画画，而我和格蕾塔则不能乱动。在所有那些个星期天里，妈妈几乎从来没看过芬恩舅舅一眼。很显然，她唯一的弟弟就要死了，她当时伤心欲绝。但有时我觉得还有别的原因。她也从来不看那幅画。她总是出来把茶壶放下后，就直接无视画架，伸长脖子看着别处走过去。有时候我觉得根本不是因为芬恩舅舅，我觉得她不想看到的是画布、画笔和画。

那天下午芬恩舅舅为我们画像的时候，我们坐了一个半小时。他放了莫扎特的《安魂曲》，这是我和芬恩舅舅都非常喜欢的曲子。虽然我并不信仰上帝，但我去年还是说服妈妈让我加入了镇上天主教堂的唱诗班，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在复活节的时候唱莫扎特的《垂怜经》。我其实都不能算是会唱歌。但关键是，如果你在唱拉丁歌曲的时候闭上眼睛，如果你正好站在最后一排，你就可以一只手靠在教堂冰冷的石墙上，假装自己正身处中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这就是我加入唱诗班的目的。

《安魂曲》是我和芬恩舅舅的一个小秘密，只有我们俩明白。他放《安魂曲》的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看对方一眼。我俩都懂。他曾经带我去第84街的一个漂亮教堂里听演唱会，并且告诉我闭上眼睛倾听。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安魂曲》，也是我第一次爱上它的时候。

“它悄悄地萦绕着你，是不是？”他说，“它抚慰你，让你觉得它令人愉快，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只是跌跌撞撞地前进，然后‘嘭’的一声，它突然一下子变得来势汹汹。到处是大鼓的咚咚声、琴弦刺耳的尖叫声和最黑暗的声音。然后，仍然是很迅速的，一切又归于平静。体会到了没有，小鳄鱼？体会到了没有？”

“小鳄鱼”是芬恩舅舅给我起的外号，因为他说我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一直在潜伏、观望、等待，直到我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我喜欢他这么叫我。他坐在教堂里，想确定我听懂了那首曲子。“体会到了没有？”他又问了一遍。

我确实体会到了，至少我认为我体会到了。或许我只是假装我体会到了，因为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让芬恩舅舅觉得我很愚蠢。

那天下午，《安魂曲》萦绕在芬恩舅舅的公寓里，飘荡在所有那些漂亮的東西上。他那柔软的土耳其地毯，一面朝墙挂着的破了的旧真丝大礼帽，被各种颜色和型号的吉他拨片塞得满满的旧玻璃大瓶子。芬恩舅舅将它们称为“吉他泡片”，因为他把它们放在罐头瓶里。音乐声飘过走廊，穿过芬恩舅舅的卧室。卧室的门关着，那是个人隐私，一直都是那样。妈妈和格蕾塔似乎没有注意到芬恩舅舅的嘴唇也在随着音乐跳动——“请你招我，与应受祝福的人为伍……求你照顾我的生死关头……”她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听的是一首关于死亡的歌，这是件好事。因为如果妈妈知道了这

是什么音乐，她肯定会立刻关掉。立刻，马上。

过了一会儿，芬恩舅舅把画布转了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画了什么。这可是件大事，因为这是芬恩舅舅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他到底在画什么。

“看仔细点儿，姑娘们。”他说。他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说话，所以当他终于开口说话的时候，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声音又细又小。他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然后便端起那杯凉茶抿了一口，清了清嗓子。“丹妮，你也来——过来看看。”

妈妈没有回答，于是芬恩舅舅又朝着厨房喊了一遍：“快点，就一会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等一下。”她回答说，“我正忙着呢。”

芬恩舅舅一直朝厨房里看，好像他希望妈妈或许会改变主意。但后来很明显她不会了，芬恩舅舅皱皱眉，又转过身来盯着画布看了看。

他费力地从他画画时坐的那把蓝椅子上站起来，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于是他抓住椅背平复了一会儿，然后他往画旁边挪了一步。我发现除了他腰上系着的绿领带，芬恩舅舅全身上下唯一带点颜色的就是他白色工作服上到处沾满的颜料。那是我和格蕾塔的颜色。我真想从他手里一把抓过画笔，这样我就可以给他涂上颜色，让他变回以前的自己。

“感谢上帝。”格蕾塔说着，把胳膊举过头顶，甩了甩头发。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画。我发现芬恩舅舅把我的位置画得稍微靠前了一点点，虽然我们并不是那样坐的，我笑了。

“这个还没画完……是不是？”我问道。

芬恩舅舅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他侧着脑袋看了看那幅画，看了看画中

的格蕾塔，又看了看画中的我。他眯着眼，盯着画中那个我的眼睛。他向前靠得特别近，脸几乎要碰到还没干的画布，我觉得胳膊上一下子起满了鸡皮疙瘩。

“嗯，还没，”他摇了摇头说道，眼睛还是盯着那幅画，“还没完全画完。你发现没？缺了点东西。或许背景缺了点东西……或许头发应该再多一点。你们怎么想？”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忍不住笑了。我使劲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多来几次。”

芬恩舅舅也冲我笑了笑，用他苍白的手搓着他苍白的额头。“是的。再多来几次。”他说。

他问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这幅画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它棒极了，格蕾塔没有说话。她背对着我们，甚至都没有在看那幅画。她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当她扭捏着慢慢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就是格蕾塔。她可以把她的一切想法都隐藏起来。我知道她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拿出她的榲寄生，一只手举着站在那里。她来回挥舞着榲寄生，好像是在切割我们头上的空气，好像她拿的是一把刀而不只是圣诞节用的一点叶子和浆果。芬恩舅舅和我都抬起头来看，我的心瞬间提起来。我们很迅速地互相看了一眼，也就是沙漏中漏下一粒沙或是水龙头中滴下一滴水的时间，然后，芬恩舅舅，我的芬恩舅舅，像是灵光一闪，突然读懂了我。刹那间，他看到了我的害怕，他按下我的头在我头顶亲了一下，他亲得很轻很轻，好像是一只蝴蝶刚刚停留过。

回家的路上我问格蕾塔，问她觉得艾滋病会不会通过头发传染。她耸

了耸肩转过身去，之后一路上都盯着车窗外。

那天晚上，我用洗发水洗了三遍头。然后我把自己裹在浴巾里，爬进被子里努力想睡着。我数了羊，数了星星还数了草叶，可是什么都不管用，脑袋里一遍一遍想着的还是芬恩舅舅。我想到他那个温柔的吻。我想到有那么一瞬间，在他靠向我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的一瞬间，艾兹病、格蕾塔和妈妈都从房间里消失了。那极短暂的一瞬间里，只有芬恩舅舅和我。我忍不住想，如果他真的吻了我的嘴，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知道这样想很下流、很恶心，但我还是想说实话。实话就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在幻想着芬恩舅舅的吻。我躺在床上想着我心中所有那些可能与不可能、正确与错误、能说的不能说的事情，而当所有这些想法都消失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更明了：我将会多么思念我的芬恩舅舅啊！

chapter 2



时间的皱纹

独自一人漫步在树林里是假装自己身处另一个时代的最好方法。这是一件你只能一个人做的事。如果有人跟你一起的话，就很容易让你记起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常去的那片树林就在学校后面。它的起点是学校后面，但一直向北朝梅欧帕克和卡梅尔的方向延伸了数公里，一直延伸到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

进入树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背包挂在树枝上，之后我便开始走。为了达到效果，你必须一直往前走，直到听不到任何汽车的声音。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停地走啊走，一直走到只能听见树枝轻微的咔嚓声和潺潺的流水声。我沿着小河走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堵剥落的干砌石墙和一棵高大的枫树，树上差不多一人高的地方钉着一个生锈的铁桶。这就是我的地盘，我总是在这儿停下。《时间的皱纹》里说，时间就像是一条皱起来的巨大的旧毯子。我想要做的就是陷入其中的一条褶皱里，在一条小小的、紧紧的褶皱里藏起来。

通常我会把自己放在中世纪，通常是英国。有时我会自己哼唱一段《安魂曲》，虽然我知道《安魂曲》并不是中世纪的歌。我会观察所有的东西——岩石、落叶、枯死的树——好像我有能读懂它们的超能力似的。好像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读懂这个树林所诉说的一切。

我肯定会带上格蕾塔12岁时给我的Gunne Sax连衣裙。裙子我穿着